

新民晚报 星期天夜光杯 / 夜光杯

抽烟一事

受某培训中心之邀，开一个小会。该机构的会议我很熟悉，席间从无人抽烟。不料这一回，进门就见桌上四包“中华”，还有打火机。等主任“君临”，便有人拆包、散烟，替主任和客人点上，吞云吐雾起来。看着烟雾弥漫，我赶紧打个招呼，匆匆逃离。主任助理跟将出来问：“会议刚刚开始，老先生怎么走？”我反问：“你们中心什么时候会议室抽烟的？”答：新来的主任抽烟，现在几个办公室都在抽，连已经戒烟的都故态复萌了。原来如《论语》中的“夫子步亦步，夫子趋亦趋”也！公共场所禁烟，已有法规。什么是公共场所？照权威部门的解释，也是世界各国的通例，三个人以上的就是。会议室、办公室当然在内。身为头儿，理当表率，首先作出榜样，带头外面去抽。哪能率性而为，不但自己在办公室抽，还公然抽到会议室呢？说穿了，还不是因为你是头儿，本单位“老大”，没人管得了。

我很奇怪，许多不抽烟的人，明明知道二手烟危害健康，为什么不举起市政府颁发的《控烟条例》来“一责一放”放纵烟毒的“老大”？大多数人大概是不好意思说，或者是不敢说。为什么？都懂的。

不仅如此，如今的抽烟还讲究“共享”：你递烟，我打火，你散半包，我发一圈，如入市井，如在江湖，久而不觉其俗。若是头儿在场，必先恐后，竞相敬献。敬一支烟似无溜须之嫌，却有“联络感情”之用，无怪乎连已经戒的都赶紧再抽将起来。

再说了，会议桌上的烟，那是公款买的。开会邀请专家，报销名正言顺，难怪一放就是“中华”四包。跟着头儿大家抽公款，不亦乐乎，不亦不君子乎？

而那头儿，是否更应好好反省——当然不止于这抽烟一事。



文章的标题似乎有些荒唐，有哪一个人不知道自己几岁呢？

的确，这真是个简单的问题，但咱中国人把它搞复杂了——国人有虚

你知道自己几岁吗

刘其舜

岁、实岁之分，你知道吗？对于老一代国人，这不是问题，但对于现在的年轻人，这倒真成为一道难题了。

在全世界，也许只有中国人有两个年龄，一个实岁，一个虚岁。“实岁”是怎么回事，一般人还明白，而虚岁是怎么回事，是如



陶宽汝
切莫高消费
(活动形式)
昨日谜面：先责备，后夸奖(影视演员二)
谜底：陈数、陈好
(注：陈，说；数，数落)

侄女哈哈学吹的黑陶梨形埙，乍一看，像一位身体蜷缩、皮肤呈古铜色的男人。埙似乎是先民埋首弓背辛勤劳作的象形，它应当就是先民的苍凉遗响。

贾平凹说：“我喜欢埙，它是泥捏的东西，发出的是土声，是地气……上帝用泥捏人的时候也捏了这个埙。人凿七窍有了灵魂，埙凿七孔有了神韵。”

吹出埙的神韵，需要人生阅历的磨砺。哈哈仅有八岁，到年底幼，一曲《苏武牧羊》，平和流畅，哪里听得出苏武被囚北海孤苦无依的伤感。

真正体会苏武牧羊的情怀，是在欣赏刘宽忍埙乐专场音乐会网络视频时。在急管繁弦壮烈绵密的交响乐铺垫烘托下，一声高亢的埙声，满怀悲怆之情，迂回往复，婉转低回，仿佛一只无形的手，撩开了历史沧桑的面纱，真实再现出苏武“渴饮雪，饥吞毡，牧羊守空帷”、“留胡节不辱”的历史场景……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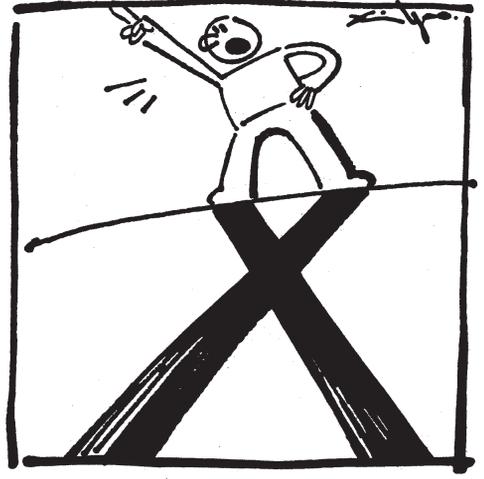
聆听刘宽忍与同伴们的合奏曲《忆》，则是另一种忧伤舒缓唯美的意境。一个埙声与三十个埙声遥相呼应，此消彼长，如泣如怨，摄魂夺魄，宛若一群流浪者忧伤的集体缅怀。每一个音符在埙腔中回忆，沉淀，再带着一丝顿悟与释然，幽幽破腔而出。曾经的过往，记忆犹新历历在目；曾经的过往，早已成明日黄花烟消云散……

听说过一个关于埙的爱情故事：一对恋人在旅途中横遭车祸，男人不幸当场遇难，女人被撞断肋骨昏迷。苏醒后，男人听悲痛欲绝。就在她偷偷爬上天台想尾随男人而“去”时，一阵幽怨的埙声，划破寂静的夜空，勾起了她灵魂深处有关男人的温暖记忆：男人生前常常喜欢在晚风徐徐的夜晚，吹埙给女人听。当女人被如泣如诉的埙声感动得热泪盈眶时，男人总不忘叮嘱一句：“无论有多艰难，一定要好好地活”。苍凉埙声就是男人的话，女人爬下天台，从此坚强、坚定地生活。

埙声蕴含大悲悯，这也许就是它震撼人心之所在吧。

苍凉的埙

许玉凡生



智慧餐
郑辛遥
如果看别人都不对，那错的一定是你自己。

我很小的时候，故乡杭州家里来过一位客人，他提了一大捆甜芦粟作为家乡土产送给我们。

我当时不懂如何剥壳，不小心被锋利的皮割破了手；尽管如此，我还是觉得甜芦粟很好吃，特别是让我们这些家里并不十分富裕的孩子也能在暑假里有点乐趣。因甜芦粟剥皮易割伤手指，以后很长一段时间都是大人剥好了给我吃。再长大一点，我不仅能自己剥来吃，而且还学会了用剥下的皮做一个灯笼骨架或别的什么东西。后来我自己也买来吃，摊主多为童年的小朋友，他们因为家里经济条件不是很好，暑期闲着也是闲着，就批发一点甜芦粟来卖，赚一点小钱补贴家用。

粮糖兼收甜芦粟

陈钰鹏

世界最大的芦粟糖浆生产国的地位。美国重视甜高粱的生产，因为用甜高粱除了能生产糖浆和饲料外，含糖的茎秆还可提供生产生物乙醇的原料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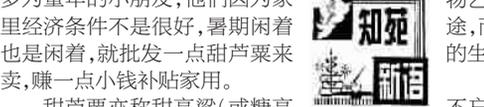
除此以外，人们始终没有忘记，甜高粱的顶穗子粒是粮食，可供食用或作饲料。甜高粱一直以来被人们视为粮糖兼收的重要农作物。

近些年来，由于全球的气候变化，地球上很多地方变热、变干旱，甜芦粟种植于是倍受重视，因为人们本来已经认识到甜芦粟在生产生物气(沼气)、生物乙醇等生物能源方面很有前途，而耐干旱和耐热又是甜芦粟的生长习性。

许多中老年人上海人都念念不忘味甜、汁多、松脆的崇明甜芦粟，以前的“七家村”甜芦粟被称为招牌产品，据说标准的七家村甜芦粟应该是每株13节，节节都甜美。甜芦粟和甘蔗正好相反，除中段外，是梢头甜，老头(近根头)不甜。

几十年以前，甜芦粟被小販整株整捆地扛在肩上，背到弄堂里，靠在墙壁上，一株一株地卖。现在通常要事先切断，每两节或三节一根，送到超市里卖要求则更高。2008年因此曾引进一种“保鲜技术”，使加工好的芦粟空气流通、不受细菌侵害，从而延长保鲜期。从青纱帐到市场，在温度较低的情况下，甜芦粟甚至能保存一个月。

“麦行千里不见土，连山没云皆种黍。”甜芦粟，是应该提倡种植的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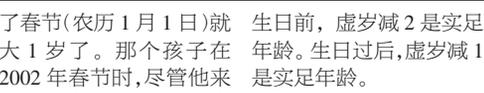


了春节(农历1月1日)就大1岁了。那个孩子在2002年春节时，尽管他来到世上才三个月，他虚岁却已经是2岁了。而他实足年龄是0岁3个月。到2002年11月11日，他才是实足年龄1岁。

这样，我们就可以得出一个最简单的算式：过生日前，虚岁减2是实足年龄。生日过后，虚岁减1是实足年龄。

到了2003年11月12日，这个孩子多大呢？精确地说，虚岁是3岁，实足年龄是虚岁减1是2岁。如果再精确一些，是2岁0月2天。

您现在知道了吗？算一下吧：自己虚岁多大，实足年龄又多大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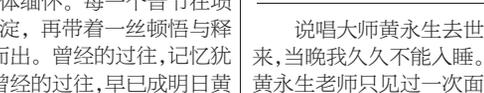


说唱大师黄永生去世的噩耗传来，当晚我久久不能入睡。虽然我与黄永生老师只见过一次面，但是，他对我说的一句话，指点我走上了公益之路，登上了养老院这个“大舞台”。事情是这样的——

我认识一位歌友，她经常去参加每周一次的“黄永生戏曲大家唱”，她说那里云集了许多说唱高手，是一个娱乐、学习的好去处。于是，一个星期天下午，我来到徐汇区文化活动中心。

果然，这里热闹非凡，大多数是中老年朋友，也有一些年轻人。就见黄永生老师在门口迎接人们，我与他握手并递上名片，自我介绍说：“我是注册会计师、文化志愿者，我可以上台演唱吗？”他说：“欢迎，欢迎！你现在就可以报名。”

我报名后找了个位子坐下，坐在旁边的是黄老师的一位徒弟。我问他：“黄老师的戏曲大家唱办了几年了？”他说：“已坚持十几年了



……”我们正谈着，主持人叫我的名字了：“下一位演唱者叫夏伯年，他是第一次来，准备的曲目是：将歌曲《说句心里话》改编成沪语歌《婚姻靠经营》，大家欢迎！”我上台后，黄永生老师也上来了，在一旁为我打拍子。黄老师如此扶持“新人”，真让我感动。于是，我鼓起勇气唱道：

“作为一个男人要有责任心，婚姻需要后续经营，依可以打游戏上网聊天散散心，但要掌握一个度，也要拎得清！来……多陪陪老婆谈谈心，享受天伦之乐，享受这个爱情还有亲情！……”

作为一个女人要有包容心，爱情亲情倚要靠经营，老公有小缺点依勿要唠叨勿清，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勿要管得太紧！来……要收老公

儿，便设法联系采访这些大隐于市的耄耋老人。

这几位老人都是六七岁时进孤儿院的。入院后便进小学读书，所学科目与普通教育相近，只是4

寻访土山湾孤儿

吴孟庆

年初小增加了读经内容，2年高小则半工半读重视实践活动。学习时间是上午7-12时，下午1-6时。待懂得一般教理后即受洗入教。从十二岁开始，除少数人分流到社会上，大多数被分配到各车间学徒。学徒期间全部活动都在院内进行，不准出孤儿院大门。19岁满师后，或去或留可以自行选择。不少孤儿成人后与圣母院收养的孤女婚配，教会亦乐为其成。

孤儿院由外国的和中国的神父修士十来个人负责教育管理。以班为单位住宿，年纪小的编在小组，十几个人的编在小组，设护理工；大一点的进大班，四五十人一间，设清洁工，协助神父管理学生生活。孤儿院管教严格，学生早晨起床后和三餐、临睡前要行祷告。早、晚餐是稀饭，咸菜萝卜干，中午吃干饭，饭能管饱。每周有一二次荤，一般安排在主日。学生违犯纪律，会被处以吃白饭(不给菜)、立壁角，直至用鞭子抽打体罚，作为“补课”。而在向学生施罚方面，院方聘用的中国老师往往更严厉。

高级工艺美术师徐宝庆是浙江台州人，幼年父母双亡，他10岁即进入孤儿院当学徒，先用6年时间学绘画、铜匠和家具设计，又用3年学圆雕，1944年以优异成绩满师后，即独立谋生。他告诉我，与他同期学圆雕的只有他一个。几十年来，他安于清贫，全身心搞创作，被誉为“海派”黄杨木雕创始人。有人反映他生性孤僻，但从交谈中，我分明感到他是一位和蔼可亲的长者。也许自感不善言辞，他特地让其女婿来梅陇家中一起接待我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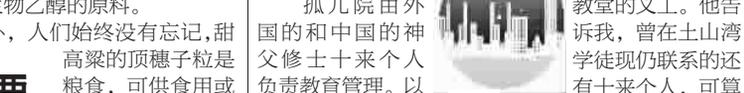
王潮海从孤儿院学徒期满，留院做了助理修士。1945年，他被教会派到加拿大蒙特利尔学习汽车设计与制造，以便将来从事孤儿工艺院的机电制图教学。待到学成回国途经美国时，正是新中国成立前夕，美国教友劝他留在美国工作，但他还是回来了。以后他的人生计划因时代变迁而被改变。谈起往事，这位命途多舛的虔诚修士平静地说，这一切都是天主安排的。

2001年圣诞节前，我在卢湾区伯多禄堂找到了正在布置圣诞节会堂的杨国政先生。他当年在孤儿的孤女婚配，教会亦乐为其成。

院五金部(俗称铜匠)学徒，如今是教堂的义工。他告诉我，曾在土山湾学徒时仍联系的还有十来个人，可算是最后一批土山湾老人了。他们从孤儿院学徒期满后，便在社会上找了份工作，成家立业，过上了大体安定的生活。这些从小处于社会下层的人对生活比较知足，常怀感恩之心，为今天上海的发展而高兴。在送我出来时，他的儿子已将午饭送至门房，他说下午还要继续工作。

1956年公私合营时，土山湾孤儿工艺院各工场合并到相关行业，人民政府对200多名孤儿和工人作了妥善安排。1962年土山湾孤儿工艺院正式宣告结束。在风云变幻的百年历史中，土山湾孤儿工艺院做了许多领风气之先的文化事业，培育了一批著名的中国近现代美术家。土山湾工艺品从1900年起多次参加世界博览会并多次获奖。土山湾声名鹊起，产品远销海内外。

十年前的访问不仅让我具体了解了土山湾的情况，而且加深了对天主教的认识。在以后参与研究上海地域文化和“海派文化”源流时，我常会想起徐家汇，想起土山湾孤儿工艺院。



徐汇·中凯城市之光特约刊登

我和徐家汇的故事「征文」

心，来……依要动脑筋！来……夫妻两个人，来……婚姻靠经营，依用心来伊也用心，白头到老还要心心相印，心心相印！”

没想到，我唱完大家齐声叫好。黄永生老师紧紧握住我的手，连声称赞：“不错，不错！”我说：“我表演机会不多，请您多指点。可惜，我家离这里比较远……”黄老师马上说：“你可以到附近的养老院去唱，肯定受欢迎！”

一句话，让我柳暗花明。我改编创作了许多沪语歌曲和笑话段子，从2012年5月开始，在浦东日月星养老院义演。无论刮风下雨、严寒酷暑，每周四上午，我准时去养老院，教老人唱歌，为老人表演。2013年5月，我将这段经历写成一篇文章《养老院是个大舞台》，在晚报上发表。

黄永生老师虽然离开我们远行了，但他的公益精神“永生”！我要学习黄永生老师的好榜样，活到老，“公益”到老……